



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项目成果

20世纪外国作家研究丛书·郑克鲁主编



纳博科夫小说： 追逐人生的主题

○ 王青松·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成果
20世纪外国作家研究丛书·郑克鲁主编

纳博科夫小说： 追逐人生的主题

王青松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博科夫小说：追逐人生的主题/王青松著. —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8

ISBN 978 - 7 - 5473 - 0211 - 8

I . ①纳… II . ①王… III . ①纳博科夫，
V . (1899～1977)—小说—文学研究 IV .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2447 号

纳博科夫小说：追逐人生的主题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295 千

印 张：18.75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211 - 8

定 价：32.00 元

20世纪外国作家研究丛书总序

郑克鲁

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外国文学的介绍获得迅速扩展,但主要是作品的翻译和评介,对20世纪外国作家的评析则相对较弱,尤其关于20世纪外国作家的专著更是少见。目前以专著形式出版的主要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发表的研究成果,而且这些专著并非全面研究某一个作家,往往是研究作家的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创作。本丛书的出版正是力图弥补这一缺憾。

全面研究一个作家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困难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综观作家的一生,作品浩繁,且不说需要全部阅读,就是要看完大部分作品也并非易事。而全面研究一个作家,这一点却是必须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外国文学专家很少有专著出版,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也只以作家的某一时期和某一方面创作进行研究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避重就轻。还有一点,眼下评估一个教师的研究成果,都是以论文的多少来计算的。据说论文才算质量高,专著是硬凑的。也许有些专著情况是这样,有些教师为了评职称,将讲稿七拼八凑,自费出版,由此带来了非议。一些评估机构也以论文的数量多寡来计算科研成果(近来有人将他人引用过的专著也计算在内),须知,理工科的教师一般都是发表论文,发表专著的极少。这是文理工的特点不同造成的。再说,一部专著已经包含着若干篇论文了,重论文轻专著岂非咄咄怪事?简单统计一下就可以发现,专门写专著的教授非常少,他的专著数量肯定远远比不上他的论文数量。写出一部专著需要数年、十数年的时间,而写一篇论文,少则一个

月就可完工。走走门路(这已是常事),或者用别的办法,以期在核心刊物或者权威刊物上发表。对文科而言,写论文难,还是写专著难,这是不言自明的。其二,撰写 20 世纪外国作家的研究专著不是仅仅看看中文译本就可以交差的,不错,有的人撰写外国作家的论文的确不看或者很少看外文资料,这就是所谓从中文到中文的研究方法,这显然不可取。话说回来,如果外语不好,必然舍弃外文。另一方面,搜集外文资料是艰苦的、长期的工作,需要研究者想方设法,到国内的图书馆和网上去查找,到国外去购买书籍,起码得弄到几本好书,确知外国学者研究到什么程度,有哪些真知灼见,而不是闭门造车。翻开一本论述外国作家的专著,只要看看作者运用的材料、引用的资料有多少,便可略知他的功夫下得有多深,他的这本书有多大价值。说实话,评阅一篇外国文学的论文,一般都要看看撰写者参考了多少外文资料,因为这确是评价一篇论文的一个重要方面。专著对外文资料的引用无疑要多于论文,因此,专著作者所下的工夫也要多些,难度系数也增加了。其三,作家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作品的内容研究上,还需要研究他的思想、创作方法和艺术成就,不单是写出一部代表作的艺术特点,而是要分析这位作家的艺术观和总体艺术特色。过去的研究就缺乏这一部分,应该说,当今的作家研究也有不少缺乏这些分析。外国作家研究,广而言之,外国文学研究,应该扭转这种只重作品内容,忽略作家思想和艺术分析的弊端。一部作品取得成功,是由于这位作家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运用了出色的的艺术手法才达到的,因此,这是研究一位作家必不可少的工作。认真做出这一分析,对读者、对我国作家都有鉴赏和借鉴作用。其四,一部专著,少则二十万字,多则三四十万字,不然分量不够,而印数一般是两千册至五千册,出版费用要好几万元,否则出版社不大肯做这种赔本生意,所以需要有外界资助才能出版。这是造成专著少的一个原因。本丛书由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 世纪外国作家研究丛书”专项资金资助出版,解决了出版难的问题。

收入这套丛书的专著,我们力求分析全面,立论精当,材料丰富,有所创新,文字流畅,希望能以此促进外国文学研究。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 1

- 第一节 俄语语境下的纳博科夫研究：游子归来 / 4
- 第二节 纳博科夫研究在西方 / 11
- 第三节 纳博科夫在中国 / 28
- 第四节 本研究的方法与主要内容 / 35

第一章 洞见/偏见：纳博科夫的文艺美学观 / 40

- 第一节 文学的本质：主观、想象与游戏 / 42
- 第二节 “拥抱细节……那神圣的细节！” / 51
- 第三节 作家：“三位一体” / 54
- 第四节 读者：艺术味与科学性并重 / 57
- 第五节 纳博科夫：直率、细致、有原则的批评家 / 61

第二章 拷问真实：塞·奈特的“真实”生活 / 76

- 第一节 真实的奈特：V 与古德曼的交锋 / 78
- 第二节 生活与艺术：纳博科夫 VS 车尔尼雪夫斯基 / 92
- 第三节 迷失在写作快感中的 V / 98

第三章 理智化生存的陷阱——论《普宁》 / 108

- 第一节 普宁：“全新的人物形象” / 109
- 第二节 普宁：多元的人生主题 / 113

- 第三节 谁是“普宁” / 123
- 第四节 《普宁》的结构 / 129
- 第五节 《普宁》的叙述者问题 / 142

第四章 “《洛丽塔》现象”：小说成长与伦理 / 161

- 第一节 “洛丽塔”的诞生 / 162
- 第二节 媚俗与《洛丽塔》 / 183
- 第三节 亨伯特的骗局 / 205

第五章 寻求对位主题的人生——论《微暗的火》 / 227

- 第一节 人物与话语：自反性迷宫 / 229
- 第二节 追寻人生的主题 / 241
- 第三节 对位主题：讽刺性的对位 / 249
- 第四节 孤独与妄想 / 260

结语 / 273

主要参考文献 / 281

后记 / 290

绪 论

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 1899~1977)在美国和 20 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占有重要地位。无论在作家同行和专家眼里,还是在普通读者心中,他的文学地位都已经牢固确立,赢得了难以计数的赞誉。^① 1964 年至 1965 年,美国报界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推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5 年至 1965 年间最有贡献的美国小说家,纳博科夫和福克纳、海明威、马拉默德、塞林格、拉尔弗·埃里森、诺曼·梅勒和索尔·贝娄一同当选。^② 时隔 30 年,1995 年,纽约公共图书馆为纪念建馆 100 周年,邀请众多专家推选出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世纪之书”共 159 种,其中,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名列“当代文学里程碑”24 种之一。1998 年,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美国兰登书屋“当代文库”编辑部举行 20 世纪百部英文小说、百部英文非小说推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微暗的火》分列第 4 和第 53 位,他的自传《说吧,记忆》入选非小说类第 8 位。同一位作家有多部作品入选且排位相对靠前,这在整个目录中相当醒目。^③

纳博科夫在他的自传《说吧,记忆》中写道:

在一粒玻璃小球里的一个彩色螺旋,我就是这样看待我的一生。

^① 许许多多的世界著名作家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向纳博科夫表示过敬意。参见 Julian W. Connolly, “Introduction: Nabokov at 100”, in *Nabokov and His Fiction: New Perspectives*, ed. Julian W. Connol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

^② 转引自梅绍武,《弗·纳博科夫简论》,见《美国当代小说家论》(钱满素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45 页。

^③ 见王锡璋,《20 世纪百大英文小说全览》(<http://www.oldheaven.com/bbs/dispbbs.asp?boardid=18&id=1011,2003-6-12>)。

我在我的祖国俄罗斯度过的 20 年(1899~1919)相当于正题(the thematic arc)。在英国、德国和法国的 21 年(1919~1940)自愿流亡则属于明显的反题(antithesis)。在接纳我的国家里度过的时间(1940~1960)则形成合题(synthesis)——也是一个新的正题(a new thesis)。^①

写这番话时的纳博科夫已经返回到了欧洲，并在瑞士定居。之后不久，他在接受瑞士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此前人生阶段的鲜明特点是年代上有着令人愉快的整齐感。我在俄罗斯度过了第一个 20 年，接下来的 20 年是在西欧，之后的 1940 年至 1960 年是在美国。如今我在欧洲已经生活了 5 年，但我无法保证还能再活上 15 年，以保持这种节奏。”^②纳博科夫反复陈述自己的人生“规律性”时是何种心情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可以感受到，寻求人生的节奏、捕捉人生的主题是个令纳博科夫十分痴迷的“事业”，而终于发现了自己生命的“主题”想必一定让他十分开心、得意。

在另外一项令纳博科夫痴迷的创造性活动中——设计国际象棋难题中，他也发现了与自己的人生变故一样的三段式结构。他说，在他为特别内行的解题者设计的一道象棋难题中，表面上有个“正题”解答，但其实那是制题者设下的“反题”地狱，而一旦走过这段冤枉路，他就会到达那简单的关键一步，感受到艺术愉悦，完成“合题”的最后一道弧。^③

类似的正-反-合式的变化模式在纳博科夫最为重要的文学创作事业中同样表现出来。在 1940 年以前，他用俄语创作，完成了 9 部长篇小说等大量文学作品。在他移居美国(或许应该称为继续流亡)后，他主要用英语写作，也完成了 9 部作品(8 部长篇小说和一部自传；其中《说吧，记忆》虽然是自传，但是其写法完全是小说式的，算作一部虚构性作品纳博科夫应该不会太反对)。^④如果说，之前的俄语创作是纳博科夫文学生涯

① Vladimir Nabokov, *Speak, Memory*.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89, p. 275.

② Vladimir Nabokov, *Strong Opin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 Inc., 1973, p. 52.

③ Vladimir Nabokov, *Speak, Memory*, pp. 291–292.

④ 纳博科夫自己曾经将书中的第三章、第五章分别以《Mademoiselle O》和《初恋》为题选入自己的短篇小说集《纳博科夫十二篇》。按照他的说法，除了人名改动外，故事本身完全忠实于作家的生活。至于小说集中其他作品，他说：“与其说我抄袭‘现实生活’，不如说‘现实生活’剽窃了我。” Vladimir Nabokov, *Nabokov's Dozen: Thirteen storie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58, rpt. 1984, pp. 175–176。

的“正题”，那么英语阶段就是他的“反题”，于是，1959后，纳博科夫或者自己动手，或者与别人合作将自己的俄语作品英译，将英语作品俄译，则完全称得上是他文学生涯的“合题”，或者是“新的正题”。^①

纳博科夫的人生和文学艺术经历在美国当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人生轨迹曲折而清晰，经过他自己的描述又增添了几分诗意和哲学韵味。然而，他的文学身份却至今依然笼罩在神秘而模糊的氛围之中。他曾经表示：“我是个美国作家，生于俄罗斯，在英国受的教育，学习了法国文学，之后在德国待了15年”，^②“我是像亚利桑那州的四月那样典型的美国人”。^③但是，同样是面对访谈者，他又说：“作家的艺术是他真正的护照。他的身份应该直接由特有的模式和色彩加以辨别。他的定居地可以用来确认判断的正确性，但不应该成为判断的根据。……因为此番考量，我认为今天的我是一个曾经是俄国作家的美国作家。”^④他还曾表示：“没有人能确定我是中年美国作家，还是一个老年的俄国作家——还是无年龄界限的国际怪物。”^⑤总之，这些话语似乎在暗示，他不属于任何单一的国别文学或艺术团体，但又尽享俄罗斯、西欧、美国等全球性的文学资源。他精神上情感上认同美国属性，但又有源自普希金、普鲁斯特和麦尔维尔等人博大精深的传统。认识和解读纳博科夫文学作品的又一重困难在于，任何单一的理论模式或批评方法常常会遭遇困境。他热衷于人生主题的探询，但又反对传记式批评，并因此和他的朋友也是他自己指定的传记作者安德鲁·菲尔德(Andrew Field)反目成仇。他对文学中的象征手法运用有别致的要求，并因此对评论家威廉·罗(William W. Rowe)在他的作品中不遗余力地寻找弗洛伊德式的性象征符号怒不可遏。人们称他是唯美主义者，他则明确表示对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王尔德不屑一顾。评论家称赞他的文字游戏、魔幻手法，称他是非道德主义者，他则坚持自己是温和敦厚的老绅士。总之，他到底是俄国出生的美国作家，还是持有

① Charles Nicol 和 J. E. Rivers 在他们合编的纳博科夫研究著作前言中认为，纳博科夫生命的第五段弧正在形成，即作为艺术家在文学史上的生命。Rivers, J. E., and Charles Nicol, eds., *Nabokov's Fifth Arc: Nabokov and Others on his life's Work*.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p. xii.

② Nabokov, *Strong Opinions*, p. 26; p. 192.

③ Ibid., p. 98.

④ Ibid., p. 63.

⑤ Ibid., p. 106.

美国护照的俄国作家？他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还是具有独特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哲学家？他是一位现代主义作家，还是后现代主义作家，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他是个热衷文字游戏的文学魔法师，还是个严肃的道德家？在他身上，类似的模棱两可还有许多。它们在为研究者制造各种疑惑和难题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思考与解读的广阔空间。

纳博科夫文学创作按语言看一般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俄语时期和英语时期。他文学事业的转折点开始于 1930 年代末，以他决定用英语写作并发表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1941) 为标志。1955 年(更准确地说是 1958 年)，纳博科夫因为《洛丽塔》的出版而名满天下。此后，他的文学事业呈现绝无仅有的“双向掘进”方式。他一边继续用英语创作新的作品，一边又将自己的俄语作品翻译成英语、将英语作品翻译成俄语出版。正是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转换中，纳博科夫的文学世界变得更加复杂、有趣而迷人。今天，他的文学声誉与地位，特别是作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的地位，主要奠定于他英语时期作品的基础之上。鉴于此，本书以纳博科夫英语时期作品作为作家研究的起点，探访其责问人生、追逐人生主题线的艺术世界。当然，虑及作家创作自身的嬗变以及研究规模等因素，论者将本书研究的范围限于 1940~1962 年的美国时期的几部重要作品，并将 1969 年以后的创作划为作家的晚年创作阶段，另作研究。^①

第一节 俄语语境下的纳博科夫 研究：游子归来

在正式进入纳博科夫的小说世界之前，先简要回顾一下 90 年来纳博科夫研究走过的历程。

有资料显示，关于纳博科夫的文学评论萌芽于 1916 年一位记者撰写

^① 笔者此处参考的是纳博科夫学者迈克尔·伍德的见解。见 “Nabokov’s late fictio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bokov*. ed. Julian W. Connol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的关于他自费油印出版的诗集的评述。^① 而真正意义上的评论应该开始于他 1926 年发表小说《玛申卡》(英语译名《玛丽》)之后。1929 年在《防守》发表后,他作为俄侨年青一代中最优秀作家之一的声名在争论中鹊起,但是也只有在他 1940 年即将前往美国时,他在俄侨文学圈中的文学地位才真正无可动摇地确立。可是,在那以外的世界里,他依然鲜为人知。在俄侨文学圈中,对于纳博科夫的批评分成两派,其一以霍达谢维奇 (Vladislav Khodasevich)、布宁 (Ivan Bunin) 为代表,包括年轻的作家尼娜·别尔别洛娃 (Nina Berberova) 和批评家格列布·斯特鲁维 (Gleb Struve) 等人,他们对于纳博科夫持坚定的支持和赞许的态度。另一派主要以格奥尔吉·阿达莫维奇 (Georgy Adamovich)、格奥尔吉·伊万诺夫 (Georgy Ivanov) 为代表,包括很多聚集在《数目》杂志周围的年轻人,他们主要从否定的方面看待纳博科夫。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强调指出纳博科夫作品中的“非俄罗斯性”(un-Russianness),但是,对于如何认识这种特性的价值他们彼此的意见则大相径庭。1934 年,斯特鲁维盛赞西林 (“Sirin”是纳博科夫在俄语创作时期使用的笔名) 是年青一代中最具独创精神和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非俄罗斯性’有多个批评家指出过。他的艺术技巧确实是这样的。对情节的兴趣、作品的仔细构造、独创性和‘人为性’组成了他非俄罗斯性的全部,尽管单个的元素可以在不同的俄罗斯作家身上发现。此外,西林对思想、社会背景这些俄国小说的典型传统不感兴趣。最后,俄罗斯文学因为对人的兴趣、对人性的同情而闻名。根据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说法,果戈理是唯一没有这种特征的俄国重要作家。我认为皮萨姆斯基和现代的索洛古勃属于这条线,西林当然属于这条线”。^② 霍达谢维奇肯定地表示,他主要是个“形式艺术家”,他那“格外多样、复杂、卓越和新颖”的形式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不仅不遮掩、不隐藏他的手段,而且他更像魔术师那样,在令观众惊讶的当口,当场把他的奇幻手法展示给观众们看,^③ 而他的艺术主题是“艺术家的生命

^① Brian Boyd, *Vladimir Nabokov: The Russian Year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7.

^② Norman Page, ed. *Vladimir Nabokov: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82, p. 55.

^③ Vladimir Khodasevich. “On Sirin”, in *Vladimir Nabokov: the Critical Heritage*, Norman Page ed., p. 61.

和艺术家意识中一种艺术手段的生命”。^① 别尔别洛娃说，在把《防守》读过两遍后，“我面前站着一位高大的、成熟的现代作家；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像凤凰一样，在革命和流亡中浴火重生。我们的存在从那一刻获得了意义。整整一代人因此被证明，我们得救了”。^② 布宁对于纳博科夫创作的情感比较复杂。他在读到《防守》时不无酸楚地说：“这孩子拿了一杆枪，把老一代全部消灭了，包括我自己在内。”^③ 而且，非常可贵的是，即便他知道纳博科夫对自己的散文作品评价不高，但布宁依然认为，应该感谢他为俄罗斯文学带来了新的形式。

而在天平的另外一端，纳博科夫则遭到了猛烈的抨击。阿达莫维奇认为，纳博科夫缺少“俄罗斯性”，背离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他的作品外表精致、内在空虚，他的人物、叙述者以及作家自身都缺少“灵魂”，^④ 他的《贵人、女人、小人》和《防守》是照着德国和法国的模式、样板复制出来的。格·伊万诺夫则更出于私人恩怨认为他是个“庸俗的记者，他是电影中常见的自封的伯爵，结果证明出身低下，一个厨师的儿子，一个农民”，^⑤ 认为他的诗歌和小说都庸俗且毫无技巧，并把他和一些平庸的诗人、作家相提并论。

与这种针锋相对相伴，一些评论家注重在纳博科夫的作品中发掘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痕迹。他们将他和几乎所有重要的俄罗斯作家相比较，如普希金、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契诃夫、布宁等，并发现他们彼此间有相通的影子。

几年后，关于纳博科夫的分歧终于随着他的文学宿敌阿达莫维奇对纳博科夫文学才华和文学地位的认可而渐渐烟消云散。1939年，格·阿达莫维奇说：“我就西林的书写过许多文章——总是惊讶多于赞赏。现在，我很高兴有机会还他以公道并完全认可他那非同寻常的、‘无可比拟’的才华。”^⑥ 至此，俄侨界纳博科夫批评的两条支流可以说终于汇合为

① Norman Page, ed. *Vladimir Nabokov: the Critical Heritage*, p. 63.

② Nina Berberova, “Nabokov in the thirties”, in *Nabokov: Criticism, Reminiscences, Translations and Tributes*, ed. Alfred Apple Jr. & Charles Newman, p. 225.

③ Brian Boyd, *Vladimir Nabokov: The Russian Years*, p. 343.

④ Norman Page, ed., *Vladimir Nabokov: the Critical Heritage*, p. 6.

⑤ Brian Boyd, *Vladimir Nabokov: The Russian Years*, p. 350.

⑥ Quoted from Alexander Dolinin, “Nabokov as a Russian writer”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 ed. Julian Connol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6.

一，意见趋向一致，彻底确立了纳博科夫侨民文学圈中年青一代的最优秀作家的地位。

由于历史原因，纳博科夫作品在俄罗斯本土的传播与研究明显处于滞后状态。在苏联，他的作品长期被禁。1950年代末，他的名字曾因为小说《洛丽塔》和他的俄文自传在报纸上被捎带提及，部分获得特别许可的人可以在大型图书馆读到他的作品。在1968年出版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五卷中，纳博科夫首次被正式、简要而全面地介绍，其中当然少不了有很多不恰当的说法。^① 这是相当重要的讯号。自那以后，他的书籍开始在批评家、翻译者、大学老师等文学人群中暗中流行，一定程度上为纳博科夫回归祖国打下了基础。1986年开始的苏联“回归文学”潮为纳博科夫回归祖国打开了大门。^② 非常有趣的是，纳博科夫正式回归俄罗斯的标志是1986年夏一本专业的国际象棋杂志《64》发表的小说《防守》的片断。^③ 这种突破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各种纳博科夫的作品潮水般出现读者面前，其中1988年是创纪录的年份。这一年，有十几家杂志发表了纳博科夫的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回忆录等，甚至连《科学与技术》、《自然科学与技术历史问题》这样的杂志也竞相发表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细想这也不足为奇，因为纳博科夫还有一种身份是昆虫学家！）。两三年间，他的俄语作品差不多全部问世，而其英语作品到1998年前已大部分译出。在这种气氛中，纳博科夫作品的出版存在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比如对一些所谓敏感词语的删减、草率的翻译和误译，以及印刷错误等。由于纳博科夫是图书市场上很有人气的作家，许多出版社为了追求商业利润，原本就有失误的版本被不断再版。当然，一些注意到这种状况的专家都撰文指出这种现象。如今，随着时尚风向的变化，纳博科夫正以更加纯净的面孔展现出迷人的魅力。

俄罗斯关于纳博科夫的研究差不多是从1990年代开始展开的。之前主要是各种序言或报道性的文章。1990年代以来，就总体状况看，其

^① See Ellendea Proffer, “Nabokov's Russian Readers”, in *Nabokov: Criticism, reminiscences, translations and tributes*, ed. Alfred Apple Jr. & Charles Newman, pp. 254–256.

^② 刘涛，《苏联“回归文学”述评》，曾繁仁主编：《20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6～245页。

^③ See Aleksei Zverev, “Literary Return to Russia”, in *The Garland Companion to VN, Vladimir Alexandrov*, ed., 1995, pp. 291–305.

研究道路几乎亦步亦趋地重复了 1930 年代西欧俄侨文学圈中尖锐对立的争论声调，在争议中展开纳博科夫研究，并达成对于纳博科夫文学价值的初步一致认可。由于今日俄罗斯人面前的不再是当初羽毛未丰的文学青年，而是一位文学地位牢固确立的世界意义的作家，所以，各种争论的根基并不关切到他未来文学的发展方向，而主要在于如何接纳这个俄罗斯游子回归故园，如何科学地揭示他对于侨民文学和世界文学作出的贡献。当初《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纳博科夫”词条的主要撰写人奥列格·米哈依洛夫斯基是苏联时期研究流亡文学的权威，一直关注侨民文学。他在文章中抨击纳博科夫“骄傲地拒绝现实，很大程度上把文学艺术看作是展现机智和想象力的壮丽但‘无用’的游戏，并毫不隐瞒这一切”。^①认为他的小说里充斥着“骗局、想象性幻觉的花招”、戏仿和文学字谜游戏。他批判纳博科夫的核心在于，在他看来，纳博科夫是游离于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主体”之外的作家。他的作品里没有任何系统的伦理价值观念，他将对苏联政权的排斥推演成对于“依然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反感”，把他们写成没有头脑的奴隶。米哈依洛夫斯基狭隘而粗暴的批评的极点是，他甚至称纳博科夫转用英语写作是回归自己真正的母语。而他之所以走这样的极端是因为在他眼中，“纳博科夫是西方对抗俄罗斯文学的中流砥柱，是西方观点的 20 世纪最重要的俄罗斯作家”。^②由于他编辑了苏联时期的第一部纳博科夫作品，他的观点造成的影响很大。另一位批评者德米特里·乌尔诺夫差不多持类似观点，只不过他仍把当年伊万诺夫的观点当成真理。鉴于他一贯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轻视，其立场没有任何令人惊讶之处。

安德烈·比托夫则摆出争论的姿态反问：“在契诃夫、布洛克之后，在白银时代和象征主义者之后，我们拥有的是什么样的不被干扰、没有中断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在他看来，正是纳博科夫在他们与西欧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之间起着纽带的作用。比托夫的目的在于把纳博科夫当作一种工具以摧毁几十年来强加于众人身上的“正统”文学观念，重新树立被压制的“非正统”美学。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在《纳博科夫的俄语元小说，或追寻失落园》一文中认为，纳博科夫所有长篇小说都是一个整体，

^① See Aleksei Zverev, “Literary Return to Russia”, in *The Garland Companion to VN, Vladimir Alexandrov*, ed., 1995, p. 298.

^② Ibid., p. 299.

是一部“元小说”，因为它始终展示着小说构建的过程。失去的天堂、失落的家园是他创作的主要动力，是他所有作品的“原始情节”，二者被提升至存在主义的高度，与 20 世纪西方小说中对人类与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揭示十分相似。亚历山大·穆里亚尔契克认为，纳博科夫拥有独一无二的艺术世界，其特性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作家的个性、审美追求、道德与思想信念以及他所依存的社会—历史环境。其他侨民作家离开故土后多被绝望、苦闷笼罩，而纳博科夫的创作则充满乐观主义。这正是他能够轻松地融入西方的基础。

当然也有人强调，纳博科夫的俄语作品与他的英语作品相比毫不逊色；他首先应该是个俄罗斯侨民作家。同为侨民作家的济娜伊达·沙霍夫斯卡娅在回忆录《寻找纳博科夫》中，追忆了当年与纳博科夫在圣彼得堡、在西欧交往的情形，并且希望通过追寻作为普通人的他来探寻作家艺术世界产生的原因。在她看来，纳博科夫的创作素材有自传性，自身的影子不仅出现于“正面人物”身上，而且也移植到令人讨厌的人物身上，如《眼睛》里的斯姆罗夫、奈特的秘书之流。他的英文作品相对于俄语作品是一种倒退，即便是最优秀的英文作品中也能发现作家创作的下滑趋势，整体上属于衰落阶段。早期作品中的幸福感、欢乐感让位于后期的人为痕迹明显的建筑，里面充满着多余的杂物。^① 俄译纳氏作品（五卷本）的编者亚历山大·多理宁教授（Alexander Dolinin）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纳博科夫研究，发表了许多见解卓越的论文。他在《作为俄罗斯作家的纳博科夫》一文中认为，像所有流亡者一样，纳博科夫晚年为了证明自己抛弃母语及其文学而接受其替代品的正确，努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天生的世界性天才，不受任何人或事的约束。其实，他已经沦为狡猾的造神运动和表演的牺牲品。^② 他坚决反对所谓的“纳博科夫神话”，其核心是“他的艺术生活之路未曾中断的思想，那是一条持续上升的坦途……未曾经受因语言转变的痛苦的折磨”。^③ 他指出顺从纳博科夫本人意见将其俄语作品贬为“学徒之作”是完全错误的。不错，纳博科夫是因为英语作家而声名

^① 邓理明，《文坛先锋——纳博科夫：纳博科夫俄语时期创作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国家图书馆，2000 年。

^② Alexander Dolinin, “Nabokov as a Russian writer”,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bokov*, ed. by Julian Connol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9–64.

^③ Ibid., p. 54.

显赫,但就此简单地认为他俄语时期的作品只是蛹、而美国时期的作品才是蝴蝶、将俄语作品视为真正的纳博科夫的准备是失当的。多理宁还指出,当年霍达谢维奇关于纳博科夫文学主题的归纳性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他完全同意。因为纳博科夫“丝毫不缺少传统意识,其主题也丝毫不缺乏传统意识——俄罗斯文学的生命以及其中的文类、文体和主题的生命。他艺术中的这两方面是相互依存的、相互补充的”。^① 纳博科夫表面上的“非俄罗斯性”正是他以自己的方式超越传统、坚守文学正统的表现。他最喜欢的武器是戏仿和漫画笔法。他的互文性三重策略(延续、改良和嘲弄性戏仿)使得他在 20 世纪俄罗斯作家中最有文学思想。所有这些在小说《天赋》中达到极致,它是无与伦比的艺术杰作。由上述情况可见,俄罗斯的纳博科夫研究正是在拒绝接纳、以俄裔美国作家身份接纳、以一流的俄罗斯作家接纳等形式的冲突与融合中展开的,这其中不只关乎纳博科夫作品的艺术品格和美学特质的问题,更是折射出关于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研究方法革新等问题。

近些年来,俄罗斯国内的侨民文学研究非常热烈,有关纳博科夫研究的论文、书籍大量涌现,其研究正日益走向成熟。尼古拉·阿纳斯塔斯耶夫的《纳博科夫现象》(1992)是俄罗斯第一部纳博科夫研究专著。1995 年,鲍里斯·诺西克发表的《纳博科夫的世界与天赋》是用俄语写作的第一部,也是最为详尽的作家传记。1993 年,纳博科夫博物馆在他的故居、圣彼得堡摩尔斯卡娅大街 47 号正式成立,此后,每年他们都与一些学术机构联合举办纳博科夫国际研讨会。1999 年他们还参与组织了作家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在推进纳博科夫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 年,圣彼得堡开始出版连续出版物《纳博科夫通讯》,成为联系国内外纳博科夫研究者的重要纽带。2006 年夏天,以博物馆的门户网站为基础构筑的俄罗斯纳博科夫研究信息和资料平台正式开通并逐步完善。今天,来自俄罗斯的纳博科夫研究者的队伍日益壮大,他们正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国际学术交流中,其研究与发现得到了欧美学界更多的重视,正成长为纳博科夫研究的中坚力量。

^① Alexander Dolinin, “Nabokov as a Russian writer”,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bokov*, ed. by Julian Connol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9.